

# 金花的秘密

中国的生命之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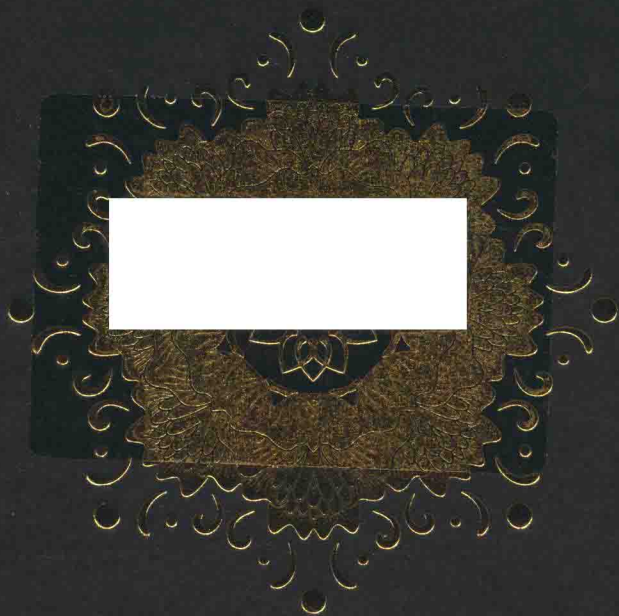
【瑞士】荣格 【德】卫礼贤 著

张卜天 译

Das Geheimnis der Goldenen Blüte

Ein chinesisches Lebensbuch

Carl G. Jung & Richard Wilhelm



理想国书局

# 金花的秘密

——中国的生命之书

〔瑞士〕荣格 〔德〕卫礼贤 著

张卜天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花的秘密:中国的生命之书/(瑞士)荣格,  
(德)卫礼贤著;张卜天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ISBN 978-7-100-12198-9

I. ①金… II. ①荣…②卫…③张… III. ①中华文  
化—文化研究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9348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金 花 的 秘 密

——中国的生命之书

〔瑞士〕荣格 〔德〕卫礼贤 著  
张卜天 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2198-9

---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6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4½

定价:38.00 元

## 第二版序言

VII

1928年,当我已故的朋友、本书的合著者之一卫礼贤把他翻译的《太乙金华宗旨》寄给我时,我自己的工作正处于困境。1913年以来,我一直在对集体无意识过程进行研究,但从不止一个方面来看,所得到的结果似乎是成问题的。这些结果不仅远远超出了“学院”心理学所熟知的一切,而且也跨越了医学的、纯人格主义的(rein personalistischen)心理学的界限。它们与一种广泛的现象学有关,迄今为止所有已知的范畴和方法都不能用于这种现象学。由于没有什么东西可供比较,我花费十五年的辛劳所得到的这些结果似乎是悬而未决的。以前我不知道有任何人类经验领域可以稍为确定地支持我的结果。我所知道的仅有的类似的东西都散见于异教研究者的报告中,但这些东西时间过于久远。这种关联丝毫没有让我的工作轻松起来,反而使之更加困难。因为在灵知主义(gnostischen)体系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直接的心灵体验,大部分则是思辨的、系统化的加工。由于我们极少拥有详尽的文本,而且大部分已知内容都出自基督教反对者的报告,所以至少可以说,对于这些难以理解、混乱怪异的文献的历史和内容,我们的认识严重不足。加之距今已有一千七八百年,依赖这个领域来寻求佐证在我看来是非常危险的。此外,这种关联在某些方面并不重要,恰 VIII

# 目 录

第二版序言	1
纪念卫礼贤	4
荣格的欧洲评述	15
一、引言	15
1. 欧洲人为何难以理解东方	15
2. 现代心理学开启了一种理解的可能性	20
二、基本概念	28
1. 道	28
2. 回光和中心	30
三、道的现象	39
1. 意识的瓦解	39
2. 阿尼姆斯和阿尼玛	45
四、意识与客体的分离	50
五、圆满	56
六、结语	62
欧洲曼荼罗的例子	63
卫礼贤的文本与解释	74
第五版序言	74

一、《太乙金华宗旨》的源流和内容 .....	75
1. 本书的来源 .....	75
2. 本书的心理学和宇宙论前提 .....	81
二、《太乙金华宗旨》原文 .....	87
天心第一 .....	87
元神识神第二 .....	89
回光守中第三 .....	92
回光调息第四 .....	97
回光差谬第五 .....	101
回光证验第六 .....	102
回光活法第七 .....	105
逍遥诀第八 .....	106
百日立基第九 .....	113
性光识光第十 .....	113
坎离交媾第十一 .....	115
周天第十二 .....	115
劝世歌第十三 .....	116
三、柳华阳的《慧命经》(前八章) .....	118
漏尽图第一 .....	118
法轮六候图第二 .....	120
任督二脉图第三 .....	121
道胎图第四 .....	122
出胎图第五 .....	123
化身图第六 .....	124

---

面壁图第七 .....	124
虚空粉碎图第八 .....	125
译后记 .....	127

# 金花的秘密

——中国的生命之书

〔瑞士〕荣格 〔德〕卫礼贤 著

张卜天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恰在主要事情上存有裂隙,使我无法利用这些灵知主义材料。

卫礼贤给我寄来的这一著作帮我摆脱了困境,其中恰好包含了我在灵知主义者那里找不到的东西。因此该文本使我有机会能把我的—些基本研究成果至少暂时发表出来。

《太乙金华宗旨》不仅是一部道教的中国瑜伽著作,而且也是一篇炼丹术文献,当时我觉得这似乎并不重要。然而,随着后来对拉丁语文献的深入研究,我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发现这部著作的炼丹术特征有着重要的意义。不过这里无法对此进行详述。这里只需强调,正是《太乙金华宗旨》这部著作帮我第一次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因为在中古时代的炼丹术中,我们终于找到了灵知(Gnosis)与当代人集体无意识过程之间的联系。<sup>①</sup>

借此机会,我想提醒注意,即使是有教养的读者在阅读这本书时也可能产生某些误解。常常有人以为我出版这本书是为了向公众传授一种获得幸福的法门。这些读者试图模仿这部中国著作的“法门”,他们完全误解了我这篇评述所要阐述的内容。但愿这种精神层次低下的代表只是少数。

另一种误解认为,我在评述中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我的心理疗法,据说是为了治疗的目的而把东方思想灌输给我的病人。我不相信我的评述中有任何内容能够导致这种迷信。无论如何,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它乃是基于那种流传甚广的想法,认为心理学是针对某种特定目的而发明出来的东西,而不是经验科学。在

---

① 更多这方面的内容可参见我1936年和1937年发表于 *Eranos-Jahrbuch* 的两篇文章。[这些材料已收入 Jung, *Psychologie und Alchemie*, II. und III.。]

这方面,还有一种浅薄无知的看法,认为集体无意识是“形而上学”的。任何人只要稍加留心就会看到,他们把一种经验概念与本能概念混为一谈了。

在第二版中,我补充了1930年5月10日我在慕尼黑纪念卫礼贤的讲演,它已经发表在1931年的英文第一版中。<sup>①</sup>

C. G. 荣格

---

<sup>①</sup> *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 A Chinese Book of Life.*

## 纪念卫礼贤<sup>①</sup>

女士们，先生们！

谈论卫礼贤和他的工作，这项任务并不轻松，因为我们的出发点相去甚远，只是在道路的中途偶然相遇。他毕生的工作有一个范围是我从未涉足的。我从未去过那个早先塑造了他、后来又让他全身心投入的中国，我也不熟悉中国的语言，那是对中国东方活生生的精神表达。我不过是一个门外汉，站在卫礼贤所精通的广大知识经验领域以外。如果我们都停留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那么他作为汉学家、我作为医生恐怕永远也不会接触。然而，我们在人文领域相遇了，它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学院界限，那里有我们的接触点，那里腾跃而起的火花点亮了一盏明灯，它将成为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由于有这样一段经历，我也许可以谈谈卫礼贤和他的工作。我怀着感激的崇敬之情缅怀这位思想家，他在东西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把一种濒临毁灭的数千年文化的宝贵遗产留给了西方。

卫礼贤拥有的高超造诣只有这样一种人才能获得，这种人超越了自己的专业，其学问变成了一种对人类的关切——不，不是变

---

① 1930年5月10日在慕尼黑纪念会上所作的讲演。

成,这种关切自始至终都是如此。因为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使他摆脱欧洲人甚至是传教士的狭隘眼界呢?以至于他一接触到关于中国灵魂的秘密,就立刻觉察到这其中隐藏着对我们十分珍贵的东西,并为这份稀世珍宝而牺牲掉其欧洲偏见。正是一种海纳百川的人格和参透一切的伟大心灵,才使他能够毫无保留地向一种迥然相异的思想敞开自己,并把自己的种种天赋和才能贡献给它。他超越了基督教的怨恨,超越了欧洲人的傲慢自大,他在投身于这项任务时的理解本身便证明了一种罕有的伟大精神;而所有平庸者在接触外来文化时,不是盲目地丧失自我,就是自以为是地大加批判。他们只能接触到外来文化的外表和皮毛,而从未咂摸到它的滋味,因此也从未进入那种精神交流,那种产生新生命的最亲密的交融与渗透。

一般说来,专业学者的心智是纯粹男性的,对于这样一种理智而言,繁育是一种与本性相异的不自然过程,因此它特别不适合接受和培育与本性相异的精神。而更伟大的精神却带有女性的特征,它有一个擅于接纳的、培育性的子宫,可以把陌生的东西改造成熟悉的形态。卫礼贤拥有这种母性精神的罕见天赋,因此能够前所未及地领会东方精神,致力于他那些无与伦比的翻译工作。

在我看来,他最伟大的成就是对《易经》的翻译和评述。<sup>①</sup> 在知道卫礼贤的译本之前,多年以来我一直在使用理雅各(James

---

<sup>①</sup> R. Wilhelm, *I Ching. Das Buch der Wandlungen*. Aus dem Chinesischen verdeutscht und erläutert von R. Wilhelm. Jena, 1923.

Legge)的有缺陷的译本,<sup>①</sup>因此我完全能够认识到这两个译本之间的巨大差异。卫礼贤成功复活了这部古老的著作,给它赋予了一种新的活力。不仅许多汉学家,甚至是大多数现代中国人,都只能把这部著作看成一堆荒谬的符咒。也许没有哪部著作能像《易经》那样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几千年来,中国最杰出的人一直在这部著作上携手合作,贡献力量。它虽然成文甚早,但万古常新,至今仍然富有生机,影响深远,至少在那些理解其意义的人看来是如此。我们能够受此恩惠,这要归功于卫礼贤的创造性工作。他使我们得以接近这部著作,不仅通过他的精心翻译,而且也通过他的个人体验。他既是中国一位旧学大师<sup>②</sup>的门徒,也是中国瑜伽心理学的初学弟子,对他来说,《易经》的实际运用是常新的体验。

除了这些丰厚的礼物,卫礼贤还留给我们一项任务,其意义我们现在可以猜测,但还不能充分领悟。任何一个像我这样有幸能在与卫礼贤的精神交流中体验过《易经》占卜能力的人,都不会对一个事实长久地视而不见,那就是我们已经触及了一个有可能动摇我们西方心态基础的阿基米德点。像卫礼贤那样对一种本性上异于我们的文化进行丰富多彩的描绘,其意义绝非微不足道,但比这更重要的是,他把中国精神的鲜活胚芽接种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的世界观发生了本质改变。我们不再仅仅是临渊羡鱼或品头论足的旁观者,而是已经成为东方精神的参与者,能够体验到《易经》活

---

① *The Yi King*. Translated by James Legge. In: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Vol. 16. 2. Aufl. 1899.

② 指清末学者劳乃宣(1843—1921)。——译者注

生生的效力。

乍看起来,《易经》应用的基本机制与我们西方科学的因果世界观似乎尖锐对立。换句话说,它完全是非科学的,甚至是禁忌的东西,因此超出了我们的科学判断,是我们无法理解的。

几年以前,当时的英国人类学学会主席问我,为什么像中国这样一个精神层次如此之高的民族却没能发展出科学。我回答说,这一定是一种视错觉,因为中国的确有一种“科学”,其“标准著作”就是《易经》,不过和中国的许多其他东西一样,这种科学的原理与我们的科学原理完全不同。

事实上,《易经》的科学并非基于因果性原理,而是基于一种我们从未遇到因而迄今尚未命名的原理,我姑且称之为“同步性”(synchronistisches)原理。多年以前,我在研究无意识过程的心理学时就已经意识到,必须寻找一种新的解释原则,因为因果性原理似乎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某些值得注意的无意识心理现象。我发现有一些心理上的平行现象,它们之间不可能有因果联系,而必定处于另一种事件联系。在我看来,这种联系主要可见于相对的同时性这一事实,因此我称之为“同步性”。事实上,时间仿佛远非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包含着性质或基本条件的具体连续体(konkretes Kontinuum),这些性质或基本条件能以一种无法作因果解释的平行性在不同的地方相对同时地显现出来,比如相同的思想、符号或心理状态的巧合出现。另一个例子是卫礼贤曾经指出的中国和欧洲风格期(Stilperioden)的同时性,它们之间不可能有因果联系。如果拥有经过彻底论证的结果,那么占星学就是同步性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例子。不过,至少已经有一些事实经

过了充分论证,并有大量统计数据作为支持,因此,对占星学问题进行哲学考察似乎是有价值的。(从心理学上的评价来看,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占星学代表着古代所有心理学认识的总和。)

XV 可以根据一个人的生辰来详细重构他的性格,这一事实表明了占星学的相对有效性。然而,生辰丝毫不依赖于实际的天文星座,而是依赖于一种随意的、纯粹概念性的时间系统,因为由于二分点的进动,春分点早已移出了零度的白羊宫。那些实际上正确的占星学判断并非基于天体的影响,而是基于我们假定的时间性质,换句话说,在这一时刻出生的人或所做的事都具有这一时刻的性质。

这也是实践《易经》的基本程式。大家知道,通过操作蓍草或硬币这种纯粹基于偶然的方法可以获得刻画该时刻的六线形卦象。神秘的蓍草会按照该时刻的性质而落下。问题仅仅在于:公元前一千年的文王和周公是否正确解释了这种由下落的蓍草而获得的偶然图形?对此只有经验能决定了。

应我的邀请,卫礼贤在苏黎世心理学俱乐部作第一次讲演时演示了《易经》的操作方法,同时还做了一项预言,这项预言不到两年就准确无误地应验了。这一事实还可以通过许多平行的经验而得到进一步确证。但这里我并不关心如何客观地确定《易经》预言的有效性,而是像我已故的朋友卫礼贤那样把它当作前提。于是,接下来我只要谈谈这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即借助《易经》的卦象可以解读出该时刻的隐秘性质(*qualitas occulta*)。这里涉及的事件关联与占星学有着本质联系,而不仅仅是相似。出生对应着落下的蓍草,星座对应着卦象,对星座的占星学解释则对应着卦辞。

这种建立在同步性原理基础上的思维在《易经》那里达到了顶峰，它是对中国总体思维最纯粹的表达。而在西方哲学史上，这种思维自赫拉克利特之后就已经销声匿迹，直到在莱布尼茨那里才又出现了微弱的回声。不过在此期间，它并没有彻底消亡，而是继续活在占星学思辨的暮色中，直到今天也一直保持在这一层次。

在这里，《易经》正好呼应了我们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在我们这个时代，神秘学(Okkultismus)获得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复兴。西方精神之光几乎因此而黯然失色。这里我想到的并不是我们的专科院校及其代表。我是一个医生，常与普通人打交道，因此我知道，大学已不再能带来光明。人们已经厌倦了科学的专业化以及理性主义的唯理智论。人们渴望听到真理，这种真理不是使他们更狭窄，而是使他们更开通，不是蒙蔽他们，而是照亮他们，不是像水一样流过他们，而是切中肯綮，深入骨髓。这种寻求很容易把广大公众引入歧途。

每当我想到卫礼贤的成就和意义时，我总会想起把《奥义书》的第一个译本带到欧洲的法国人安基提尔·迪佩龙(Anquetil Du Perron)，当时临近 1800 年，欧洲正在发生某种闻所未闻的事情，理性女神把基督教的上帝赶下了巴黎圣母院的宝座。今天，比当时的巴黎更加闻所未闻的事情正在俄国发生，基督教在欧洲本土是如此衰弱，甚至连佛教徒也认为这是向欧洲传教的大好时机，正是卫礼贤从东方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光明。他感到了这一文化使命的召唤，意识到东方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治愈我们的精神匮乏。

径直给予慷慨的施舍并不能真正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人，尽管这些施舍可能是他想要的。对他更大的帮助是给他指出一条明



XVII 路,使他可以通过努力永远摆脱困境。不幸的是,我们今天的精神乞丐太容易接受东方的施舍,盲目地模仿东方的做法。这种危险怎样警告都不为过,卫礼贤也清楚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仅仅是一种新鲜感觉或者新的神经刺激并不能帮助欧洲的精神。中国花了几千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东西我们也不可能通过偷窃来获得。要想拥有,我们必须凭借自己的努力。东方所能给予我们的仅仅是一种帮助,具体工作还必须由我们来做。如果我们把自己文化的根基当作过时的错误加以舍弃,把我们看成无家可归的海盗偷偷摸摸地栖身于陌生的海岸上,那么《奥义书》的智慧和瑜伽的洞见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处呢?如果我们对自己的问题视而不见,带着习惯性的偏见过着人为安排的生活,如果我们掩藏真实的人性及其所有的危险暗流和黑暗,那么东方的洞见尤其是《易经》的智慧将毫无意义。这种智慧的光芒只能在黑暗中闪烁,在欧洲意识和意志剧场中的探照灯下则无迹可寻。我们也许读到过中国的大屠杀,秘密社团的邪恶势力,平民百姓那难以名状的贫困以及令人绝望的肮脏和罪恶,此时我们会对那里的恐怖有所印象,而《易经》的智慧正是从这一背景中产生出来的。

要想体验活生生的东方智慧,我们需要有一种正确的三维生活。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关于我们自己的欧洲智慧。我们道路的出发点是欧洲的现实,而不是瑜伽功法,后者只会掩盖我们的现实。我们必须以一种更广的意义上继承卫礼贤的翻译工作,这样才能无愧为这位大师的学生。正如他已将东方的精神财富转化为欧洲的含义,我们也应把这种含义转化为生活。我们知道,卫礼贤把核心概念“道”译为 Sinn(含义、意义)。把这种 Sinn 转化为生